人文藝術「精」粹在於傳「神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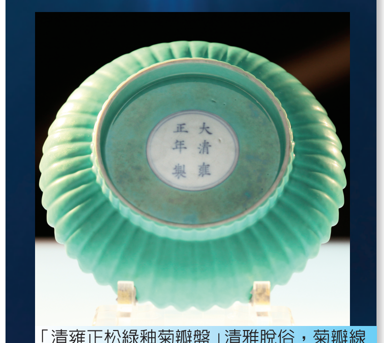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的藝術向來是人文的藝術，藝術品的精粹所在不在形而在神，以傳達高尚的情操。價值連城的作品往往是因為當中有靈魂，有生命力，而不單只有細緻的造工。

亞洲電視《藏·寶》第四集，將介紹「清雍正松綠釉菊瓣盤」以及「清雍正紫金釉菊瓣盤」。中國人詠菊，賦予菊清雅的人格品質，更將其與梅、蘭、竹合稱「四君子」，而雍正帝亦甚喜愛菊花。根據記載，雍正菊瓣盤完全是按照皇帝御旨，專門為皇家燒制，絕非平民百姓可以擁有，因此每件菊瓣盤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遺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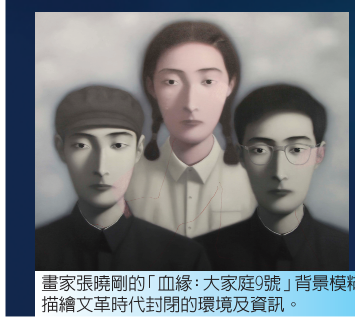
而中國名畫家張曉剛亦稱得上為「君子」，他在中國當代藝術領域中曾被評為「2006年十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」。張曉剛的重要作品，分別是「黃色肖像」以及「血緣：大家庭9號」。畫家運用當代藝術風格表現革命時代的臉譜肖像，傳達出文革嘅時代意義同集體意識。

《藏·寶》由著名電台主持人顏聯武作聲音導航，為觀衆介紹世界著名罕有的珍品之外，走訪著名收藏家、專家等，發掘他們與收藏品之間的感人小故事。

本集繼續有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楊春棠與大家「說物談情」，了解中國在共產主義的背景跟當時油畫的密切關係。資深電視人鄧偉雄亦會分享他的辛亥字畫收藏。除了以上環節，節目還會分析古董投資，以比較藝術文物的升值潛力，將觀衆眼光放得更遠，約定你，《藏·寶》！



「清雍正松綠釉菊瓣盤」清雅脫俗，菊瓣線條尖巧有力，為當時宮廷的流行款式。



畫家張曉剛的「血緣：大家庭9號」背景模糊，描繪文革時代封閉的環境及資訊。

逢星期六晚上10時30分，於亞洲電視本港台播出。

（資料由客戶提供）

年演30至50場最舒服
寧峰演奏減場次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李夢報道：**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建校二百年來首位滿分畢業生，二〇〇五年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賽第一名，小提琴家梅紐因眼中「前途一片光明」的年輕人……拋開這些耀眼頭銜，剛剛邁入而立之年的寧峰覺得自己只是「很普通的一個人」，吃飯睡覺，上網，看武俠小說，打電子遊戲機。不過，自認普通的寧峰在拉琴和看武俠之餘，還有個不普通的愛好——愛「想事兒」。

寧峰愛想些音樂上的事兒。他此番來港，首次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，曲目是熱烈「如噴火戰馬」般的《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協奏》。曲中有大量炫技段落，如大段跳弓，左手快速撥弦，以及口哨般高亮的飆技巧雙泛音。但，寧峰覺得，這曲子內容算不上深刻，旋律簡單，好像純喜劇電影，「只是爲了讓觀衆笑一笑」。「帕格尼尼的大多數曲子，給人一種燒煙花的感覺，一旦閃過，就消失了。」寧峰說，「沒有人會因看煙花而睡不着覺」。

▲小提琴家寧峰說自己是個普通人，也愛看武俠，愛打電子遊戲機 **本報攝**

今晚演奏帕格尼尼

在寧峰看來，此首協奏曲的鋪排好似一部意大利輕歌劇，開頭歡快，中間有些不開心的小插曲，最後跟上一個美好大團圓。相比這樣的簡單輕快，貝多芬、巴赫和勃拉姆斯寫出的才是「能讓人睡不着覺」的作品，眞正給人的內心帶來衝擊。如果說帕格尼尼筆下的旋律好似浪漫愛情片，貝多芬和巴赫的作品則像黑白老電影，「沒有電腦特技，但總能給人回味的空間」。「就像讀書一樣，眞正偉大的小說，可以看一輩子。」寧峰說話語速快，愛打比方，還不時搬出電影和文學來說事兒。

「帕格尼尼的音樂，估計十年後我也不會再拉了，因爲拉不動那種劈裡啪啦的東西了。」當年，十二、三歲的寧峰在四川音樂學院附中讀書，還是個胖乎乎的男孩子，聽話，「老師讓做什麼就做什麼」。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隨想曲，寧峰是當成練習曲來拉的，他漂亮的左手撥弦功夫，也是那時候學會的。而這一切，多虧他在川音附中的導師胡惟民。從啓蒙老師文有信，到胡惟民、胡坤父子，寧峰覺得自己很幸運，因爲「總能在需要的時候遇到正確的老師」。

胡惟民教寧峰練帕格尼尼，胡坤指導他贏回帕格尼尼比賽金獎，而對於啓蒙老師文有信，寧峰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從文老師那裡學到什麼，而是一份信任，尤其是當他被少年宮老師因小手指太短而拒之門外後。「父親帶我去見文老師時很忐忑，因爲不知道手型不理想是不是眞的不能學琴，沒想到文老師說了句：『學吧，一點兒問題沒有』。」

如今的寧峰，已然明白文老師肯收他的原因。「學音樂的目的是什麼？是明白音樂是可以給人美、給人享受的藝術。」從這一點看，手夠不夠大，手指夠不夠直，都沒那麼重要。

自己拎琴不當明星

其實，寧峰小時候未想過將來以音樂爲職業，也不敢奢想單憑拉琴就能養家餬口。父親鼓勵寧峰學琴，是希望他將來工作了，下班回家後能拉拉琴，自娛自樂一下。在沒有壓力沒有逼迫下長大的寧峰，不喜歡參加比賽，更不喜歡以功利的態度來對待小提琴學習。「競技體育中的『更高，更快，更強』，在評價音樂好壞上，是不成立的，」寧峰說，「音樂比賽的前三名，技巧和演奏水準都不相上下，他們之間的不是差距，而是差異」。「比如雞的烹調方法有很多，四川有辣子雞，香港有油雞，南京有口水雞，你能說哪種雞的做法更好嗎？」他說着，又打起比方來。

想過音樂中那些美的事兒，寧峰也愛想些音樂外的事兒。他憂心商業文化和俗文化的負面影響，也看不慣專門僱助理拎琴拿樂譜的明星。「我覺得所謂的明星，就像在奢侈品店外排隊的人一樣，都是虛榮。」

反感虛榮的寧峰，願意花十五塊人民幣理髮，出國演出自己拖行李，見到簽名會現場的保安覺得不自在，還信誓旦旦說「我這一輩子，我的琴永遠自己拿」。

寧峰今年有意將演出場次由八十降到六十，他覺得每年演三十到五十場最舒服，因爲「既不會對舞台感覺陌生，又有足夠時間去放鬆去充電」。「每次上台，我都希望找到第一次上台的感覺。」

愛想事兒的寧峰並沒有給十年後的自己想過具體目標，只是希望有一天能像俄羅斯小提琴家大衛·奧伊斯特拉赫那樣，拉出博大寬廣、帶着體溫的美旋律。「樂曲寫在譜子上，白紙黑音符，沒有生命，」寧峰說，「眞正將音樂呈現出來的，是人。」

寧峰與香港管弦樂團和指揮德爾弗斯合作的「舞之崇拜」，今晚八時於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。除帕格尼尼小提琴協奏外，德爾弗斯亦將指揮樂手演奏斯耶拿的《方丹戈舞》以及將舞曲節奏玩到出神入化的《貝多芬第七交響曲》。

▶寧峰覺得，競技體育中的「更高，更快，更強」，用來評判音樂，是不合適的

新園地

責任編輯：李　淼

孫中山與廣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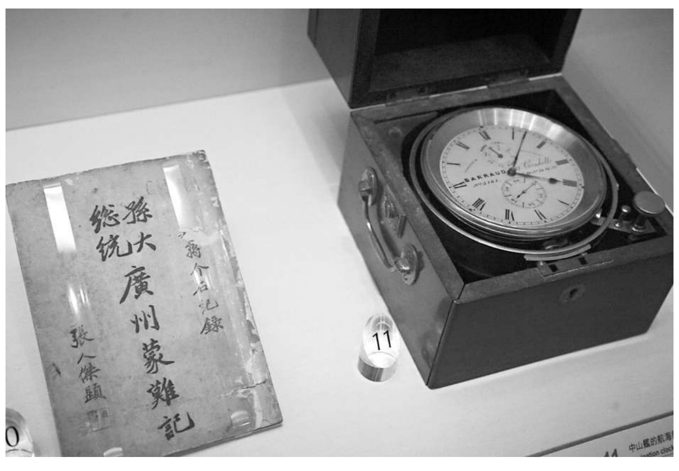
陳天權

與你同遊

每提及孫中山與辛亥革命，許多人便聯想到他策劃起義和推翻滿清的事跡。然而革命成功之後，孫面對各方軍閥壓力，挫折重重，包括要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。直至離世，他仍未能目睹中國眞正走向共和。孫中山紀念館正舉辦一個介紹辛亥革命後歷史的展覽，透過來自廣州孫中山大元帥紀念館的展品，展示孫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的經過，以及對理想的追尋。一九一七年他在穗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，任海陸軍大元帥，但不到一年便受南方軍閥和政客排擠而赴上海。一九二一年他獲非常國會選爲中華民國大總統，翌年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，孫中山被逼離開廣東。一九二三年陳炯明被趕出廣州後，孫再度回來，任陸海軍大元帥，爲期僅一年，一九二五年便因肝癌病逝。

展品中有一本由蔣介石寫的《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》，講述陳炯明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炮擊總統府，孫逃離險境後登上「永豐艦」，率領各軍艦與叛軍作戰。其後國民政府爲紀念他而將該艦改名「中山艦」。

孫在世時手中沒有軍隊，未能統一全中國。但他主政廣東期間，與兒子孫科致力將廣州建成模範城市，設立市政公所，加快廣州發展，令經濟、文化、教育、民生和城市面貌等方面都起了巨大變化。香港的華資百貨公司此時到廣州開業，爲傳統商業注入現代化元素。



《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》和「永豐艦」航海鐘

鋼的琴

洪　嘉

微言博語

今年的台灣金馬獎提名名單正式公布了，內地一齣叫好不叫座的電影《鋼的琴》，獲得最佳影片、最佳男女主角等重要獎項在內的六個提名，着實叫人喜出望外。

《鋼的琴》是「中國電影節2011」的開幕電影之一，若不是影展，能夠在香港上映的機會有多大呢？對此我並不樂觀。

影片是齣低成本製作，故事描述下崗工人陳桂林的前妻回來爭奪獨生女兒的撫養權，在不知跟爹好還是跟娘好的情況下，女兒提出了誰買部鋼琴給她，她便跟誰。我們在影片裡看到陳桂林怎樣爲了一部琴扭盡六壬，用假琴忽悠女兒，偷琴偷進派出所，與哥們籌錢買琴才發現大家都窮得響叮噹。最後，這批下崗工人發揮「沒有一部琴不是人製造出來」的精神與鬥志，自製了一部「鋼」琴。

這樣的情節既是好笑亦可悲。一群仍有技術與體力的工人下崗後，淪爲社會邊緣人，在急速發展的社會裡，他們只能掙扎生存。導演帶着點哀怨去描述他們的生存狀態。同時我們也看到生活得越來越好的另一批人，例如陳桂林前妻的新歡，是個賣假藥的。在只問金錢不顧道德的情況下，社會的發展越發朝着一個無可挽回的方向走去，正如陳桂林也得思考，女兒該跟着自己苦中作樂，還是跟着母親舒服過日子？

這個問題看似沒有標準答案，但其實早已有了固定的答案了。女主角秦海璐穿着大紅表演服在暗沉的工廠背景舞着，是如此的顯眼，也如此的荒謬。

域卡斯報告

軒轅伯

東寫西讀

因「瑞銀」（UBS）一名交易員的魯莽行爲，而引致銀行一共虧損了大概一百八十億港元（即二十三億美元）的案件，在事件發生前推出的英國《域卡斯報告》（Vickers Report），成爲金融及政界近幾星期以來的談論熱點。

令人震驚且震怒的一個「事實」，是不論各國政府如何努力修改相關的金融監管法例，銀行也在持續地加強其內部監管，像瑞士這樣先進的金融體系，都仍會出現是次這種「賭博銀行」（casino banking）罪行：上一回「法興」（SG）另一樁「魯莽交易員」案，輸掉了銀行一共五十億歐元——那不過是三年前的事；如今，世上又出現另一名「魯莽交易員」了，所印證的，正是：道高一尺、魔高一丈。

也許，所有有關銀行與金融市場的監管法例，永遠都只會落後於形勢——因爲投資工具的衍生速度快，而追查漏洞、審議解決方法，以至修例立法，均需一定時間。

正因如此，英國所倡議的《域卡斯報告》，方會建議立法迫使大型銀行必須分拆開其「投資銀行」以及「零售銀行」的業務。銀行過去是最令人民信任的機構之一，但在過去的十年，人們見到的是傳統銀行客戶被騙、幹實業的中小企越來越難借貸，連手持「銀行股」之散戶也成了「大閘蟹」！換來的，卻是銀行高層及負責炒賣的小撮人賺了極多錢，卻不事生產，而只仗玩弄財技。

從數據得知，過去十年，銀行所借出的錢，絕大部分都是給予其他金融機構來作進一步炒賣、衍生再衍生。今天的銀行，已經不再協助「實體經濟」，而單純追求數字上的增長，好讓銀行家大賺一筆。

不過，他們可以「賭博」，全因那些老實的傳統銀行客戶、中小企、散戶，都變相成了投資銀行家的抵押品，當出事了，便抬出他們來要求政府注資支援——西方各國政府也該受夠了吧，是時候分拆這些大型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，迫使他們不能再把散戶當作用來要挾政府的「人質」！

高古玉人首珍罕

李英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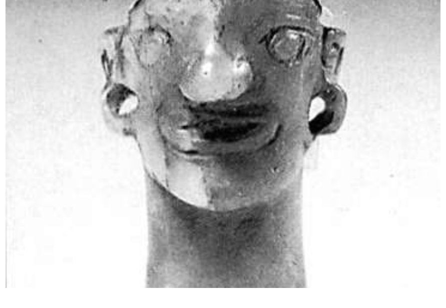
閒性閒情

很多年前，在各地不同文物店、古玉商販和跳蚤市場等處，見過不少所謂「高古」玉人首。不管求售者怎樣誇誇其談，說得怎樣天花龍鳳，但全屬仿古、僞古，竟然無一是眞。

甚至在數次拍賣會中看見的，也只可說「疑似高古」，有宋仿者與清仿者。可能自己見識不大廣，或者緣分有限，僅在各大博物館與考古學家那兒遇過眞古珍品。

印象最深刻的，是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（現今山東一帶）時期雕琢的側面玉人首（考古發掘同期間僅見一件，於陝西神木縣石峁出土）；口與鼻子於一側，耳在另一側，中部陰線刻橄欖形人眼，人首下方有一大圓穿孔。在石家河文化遺址，也曾發現大眼大鼻、獠牙及耳下有圓環的玉人首。兩件高古玉人首造型單純，琢法原始，卻予人威嚴感。另有一件也是新石器時代的玉人首，乃青龍泉三期文化時期琢磨，全頭鈣化（灰沁）；人首造型臉長如橢圓，口、耳、鼻俱大，兩耳下方同樣有兩圓孔；唇、舌、瓜子形眼和眉皆用陰刻與壓地隱起等法，樸拙簡練，實非近代科技或機械可仿。

從前亦見過龍山文化人首形玉管佩與人首形玉珠；而殷商玉人首稍多，變化較大；反而春秋時期**（見附圖）**和魏晉者卻難再遇見。



睡眠失衡與補覺

思　健

醫學與養生

[illegible]

請注意[illegible]。曾提出過[illegible]大學威廉姆[illegible]的功能，它[illegible]個叫米山公[illegible]認爲補眠總[illegible]將睡眠不足[illegible]內將睡眠負[illegible]過兩周以上[illegible]

這比有[illegible]「一個晚上[illegible]補四至五個[illegible]才能補回來[illegible]日的惡補對[illegible]會有太大的[illegible]要人性化和[illegible]

支那暗殺團

吳　昊

人間百貨

在辛亥革命前夕，廣州發生很多次驚天動地的暗殺事件，令貪官污吏聞風喪膽。有關中國同盟會設立秘密組織「支那暗殺團」的資料，正史沒有記載，其原因是執行暗殺的刺客，亡命天涯，如果身份揭露會禍延家族，所以爲策安全，不留檔案和名冊，到革命成功，更完全隱退，了無痕跡。

支那暗殺團的成立者包括劉師復、朱述堂、高劍父、李熙斌、謝英伯等幾人，設機關於香港般含道十六號，招收團員非常嚴密，而進行之任務，並非全數團員得聞。只有負責執行的知情，如何部署發難，盡可自決。爲了使暗殺一擊必中，暗殺團學懂自製炸彈，他們選擇九龍一個偏僻山頭的石礦場，試驗炸彈威力，據說每次試爆，男女同志往觀者衆，可見當時之志決氣壯，視死如歸也。

當年廣州水師提督李準被視爲起義軍的大敵，由同盟會的「獨行殺手」溫生財揭起大暗殺的序幕。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，中國首位飛行家在燕塘作飛機飛行表演，吸引大量官民到場觀看，溫生財在路邊的茶肆等候。日落時分，官員的轎子經過，溫生財向轎子連擊四槍，當場被官兵捕獲，但他認錯了轎子，殺死的並非李準，而是官階更高的廣州將軍孚琦，竟錯有錯着，事件更令爲官者人人自危。溫生財面對審訊談笑風生，稱此事乃一己所爲，並無同黨，十五日慷慨就義。一人戰爭，雖勢單力弱，但收效極佳，支那暗殺團無疑得到鼓舞，大暗殺旋即展開，鬧得滿城風雨。